



城市走笔

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,默默地付出,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希望,让这座城市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
凌晨四点

□王建强

凌晨四点,城市像个困倦的孩子,沉沉地陷在墨色的棉被里。风屏住了呼吸,连月光都懒得挪动,只在楼宇的轮廓上洒下一层薄薄的银纱。

就在这时,一阵“沙沙”声划破了寂静,那是扫帚亲吻地面的声音,轻柔却坚定。老张握着竹扫帚,从巷子深处缓缓走出。扫帚头的竹枝已被磨得发亮,像是被岁月亲吻过无数次的老树皮。他的身影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,与街道上斑驳的树影交织在一起,宛如一幅会移动的水墨画。

街道上散落着前一晚的“记忆”:被风吹落的枯叶蜷缩在角落里,像极了失意的蝴蝶;不知谁遗落的塑料袋,孤独地贴在地面,偶尔被微风掀起一角,又无力地落下。老张的扫帚像一位温柔的母亲,轻轻将这些“孩子”聚拢在一起。他弯着腰,每一次挥动扫帚都带着韵律,仿佛在跳一支无声的舞。

当老张清扫到广场时,天空泛起了鱼肚白。广场的地砖上,前夜狂欢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:彩色的纸屑如同破碎的梦,饮料瓶滚落在角落,像是被抛弃的玩具。老张环顾了四周,却没有丝毫抱怨。他将扫帚靠在一旁,徒手捡起那些藏在花坛里的纸团,手指被露水打湿,微微发红。这时,第一缕晨光爬上了他的肩头,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

渐渐地,城市开始苏醒。包子铺的蒸笼冒出了袅袅轻烟,像是给天空系上了一条白色的丝带;早点摊的老板开始忙碌,油锅发出“滋滋”的欢唱声;公交车的发动机声由远及近,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而老张依旧在自己的“战场”上默默耕耘,他的汗水滴落在刚刚清扫完的干净地面,瞬间消失不见,却在空气中留下了勤劳的味道。

忽然,一阵大风袭来,刚刚扫聚拢的垃圾又被吹散开来,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四处逃窜。老张愣了一下,随即又露出了憨厚的笑容。他重新握紧扫帚,再次开始清扫。这一刻,他的身影与风中凌乱的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却又如此和谐,仿佛他就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,无论风雨如何侵袭,都不会动摇他守护城市的决心。

太阳越升越高,街道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人们走在干净的路面上,享受着清晨的美好,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个疲惫的身影。老张收拾好工具,走向下一条街道。他的背影渐渐融入人群,而那“沙沙”的扫地声,却依旧在城市的角落里回荡,像一首无声的赞歌,诉说着最平凡的坚守。

正是无数个像老张这样的环卫工人,用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,用那把永远不知疲倦的扫帚,为城市褪去夜的疲惫,换上崭新的容颜。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,默默地付出,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希望,让这座城市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
人物素描

周末,二姐从老家回来,细心地在花瓶里插了几枝蜡梅,病房里暗香浮动,仿佛在默默陪伴着父亲最后的时光。父亲望着那些花,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,眼神中透着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春天的期盼。

护工二姐

□李东花

父亲住在康养中心的那两年,照顾他的一直是护工二姐。二姐个子不高,头发花白,说话低声细语的,干起活来却格外利索。

去年初春,父亲因为肺部感染输液治疗。那些天,二姐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。父亲不停地咳嗽,每天早晚两次雾化,她给父亲翻一次身,都要帮他轻轻捶背;一瓶接一瓶地输液,年迈的父亲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,每天眉头紧锁,痛苦地呻吟着,为了安抚父亲的情绪,她坐在床边,放老歌给父亲听: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

父亲病房的窗台上,摆着一个别样的“花瓶”。那是二姐找来的输液瓶,她细心清洗后,在里头插了几枝鲜花。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舒展的花瓣上,格外美丽。二姐说:“病房里有了花,就有了生机,老先生看着也乐呵,有利于恢复身体。”

一天傍晚,二姐打来电话,我急忙放下饭碗接电话,二姐的声音哽咽中透着喜悦:“花妹,可真是太好了,几个月了,你爹第一次这么清醒,老家是哪里的,自己叫啥名字,说得可清楚了……”

端午节,我们带着粽子去看父亲。推开病房的门,看见二姐正在给父亲按摩腿脚。窗台上的玻璃瓶里插着新鲜的艾草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

二姐腼腆地笑着说:“这是俺家兄弟起早去地里割的,托人带来了,艾草驱蚊辟邪,对身体好着呢!过节了,咱也应景。”二姐的话不多,却很暖心。我们递给她一盒粽子,她连连摆手说不用,最后还是拗不过我们,红着脸收下了。

渐渐地,我们和二姐处得像亲人一样。我们去看父亲时,总不忘给二姐捎些小礼物,一支护手霜、一条丝巾……她回老家时,会给我们带自家种的花椒、刚摘的桃子、带着露水的青菜。

去年冬天,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,二姐悄悄把我叫到门外叮嘱道:“花妹,这段时间要多陪陪你老父亲,他近来情况不太好,一直低烧,饭量比平时少,消瘦了不少!”

周末,二姐从老家回来,细心地在花瓶里插了几枝蜡梅,病房里暗香浮动,仿佛在默默陪伴着父亲最后的时光。父亲望着那些花,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,眼神中透着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春天的期盼。我想起父亲常说的话:“梅花是春天的信使,梅花开了,春天就不远了。”

那一刻,我的心里却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,喘不过气来。我知道,父亲的时间不多了,心中有万般不舍,却又无能为力。

腊月的一个午后,父亲静静地走了。他的面容平静,仿佛只是沉沉睡去,可那冰冷的触感却让我泪如雨下,心被疼痛悲伤撕扯着,无法呼吸。

二姐红着眼睛,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安慰道:“花妹,多保重身体啊!”

我站在二姐面前,流着泪深深地向她鞠躬,真诚地道一句:“二姐,谢谢您,这两年辛苦了!”

那个输液瓶被我带回了家,摆在书房的窗台上。每当阳光洒进来,瓶身泛着柔和的光,绿萝的嫩叶摩挲着玻璃瓶壁,就像二姐手指拂过输液管时的轻柔。这个曾装过苦药水的瓶子,如今盛着人间最朴素的春天——那是护工二姐用皲裂的双手,在消毒水气味里种下的永不凋零的善意和温暖啊。

生活滋味

是啊,春风自有来处,披星戴月的人总能穿透黑暗看见光,把梦想变成现实。

春风自有来处

□赵琼

生活似一条没有尽头的路,有的路通顺坦荡;有的路坎坷曲折,一路泥泞。只待春风吹来时抚平心灵的褶皱,让心有一个可以歇息的地方。

认识张姐那是一次偶然机会。我家买菜多是在小程序上下单,为求方便,十样里有八样是预制菜。对于这样的快手菜,我十分满意,既解了我不善做饭的困窘,又比快餐店便宜好吃。可是母亲因病来小住,却坚决拒绝吃“快手”菜,非让我上菜场买菜。母命难违,我就这样踏进了菜场大门。

菜场不大,海鲜、猪羊牛肉、蔬菜,样样俱全。菜场不小,我左顾右盼却无从下手。我是这样注意到张姐的。在靠近大门处有一片蔬菜摊,摊位上铺满了玉米、白菜、萝卜、豆角这样的蔬菜,看起来整洁又干净。而临近中午这个时间点,菜场顾客不多,张姐从摊位下摸出了一本书在读。我被这一幕吸引,走近一看,她正在读余华的书,书本上涂涂画画写满了笔记,有几页还折了角,想来应是读了好多遍了,可是她依旧读得那么认真。

待我走近,张姐才放下手中的书,热情地招呼我:“美女,买什么?这些菜都是今天新鲜采摘的,口感绝对好,不好不要钱。”看着没有聚光灯依旧好颜色的菜品,我动容了,让张姐帮我挑些好的莴笋、玉米装起来。“好嘞,一共十三元八角,收您十三元。”张姐麻利地用白色塑料袋装好递给我。待我付完钱离开,张姐又宝贝似的捧起了她的书,怕手上有灰,还小心翼翼地掸了掸。我突然对张姐涌起了一丝敬畏,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于是,在一次又一次购买后,张姐跟我也熟了起来。她问我,这附近那么多卖蔬菜的摊位,我为什么直奔她的摊位,只找她买呢?我直言:“谁叫你的菜有文化呢。”张姐忍不住笑了。趁着这时没有顾客,我也不急着走,张姐敞开心扉向我讲起了她的故事。

原来,张姐从小就爱读书,成绩也不错,可是家里的条件不足以支撑她的学费,为了供母亲看病,她毅然决然退学去棉纺厂打工。后来,她摆过地摊卖过生活用品,也在餐馆里打过杂,还出摊卖过早饭……为了让生活更好,她换过许多份工作,最终才选择了卖菜。因为这样,她的时间是自由的,她随时都能抽空看书。而她的丈夫则在另一个摊位卖猪肉,两个人一块出摊,一块收摊,感情很好。现在,张姐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,她也自考了成人大学课程,有时候还辅导孩子作业呢。

我心中暗暗感叹,张姐这一路走来容易,可不知是摔了多少跤才走到现在的呢。我问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,张姐说道:“还不是那股子春风嘛,早上出摊的时候很冷,看不见光,可到了中午收摊时,那股子春风吹到身上暖暖的,让我又看到了希望,这才一步步走了过来。”

是啊,春风自有来处,披星戴月的人总能穿透黑暗看见光,把梦想变成现实。

